

巴哈欧拉之天启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

目录

巴哈欧拉之天启.....1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70

巴哈欧拉之天启

守基阿芬第着

致西方各国中被上帝所宠爱的人们以及那大慈大悲者之女仆。

那神圣葡萄园里的工友们：

在这吉祥之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巴哈伊世界将庆祝巴哈欧拉之信仰创立九十周年。此时此刻，当我们发现自己正站在巴哈伊纪元第一世纪最后十年的门槛前，我们应该立顿回首，思量一下这个如此尊严、如此重要的启示是多么神秘的天启啊！这九十年中的剧变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卷是多么的广阔而迷人啊！那壮观的气势几乎令我们难以自持，仅仅注视这独一无二的奇观，目睹那些伴随着这至高神临之诞生及其逐渐展现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史实---无论它们已变得多么的模糊，即使是最概略地回顾那些宣示着它的出现并加速它的发展的痛苦挣扎，那么，这已经足以让每一个公正不偏的观察者确信那激活它的生命、并且必定会继续推动它的发展直至它达到所注定之顶峰的那些永恒真理。

这幅令人迷醉的神奇画卷的主要人物乃是高高屹立的无可比拟的，巴哈欧拉，那么超凡之尊严、宁和、令人肃然起敬和光耀得不可企及。另一个类似的人物，虽然其地位逊于巴哈欧拉，却被赋予了与他一起掌握这个至高天启之命运的统领权，巴孛，以其青春的

光辉照耀着这幅心灵的画卷，他有无限的温柔，不可抗拒的魅力，无比卓绝的英勇，在他那短暂而又多事的一生中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是空前绝后的。最后出现的一位，虽然他的地位自成一级，并且他所属地位之类别完全不同于先前的两位人物，阿博都·巴哈，以其生气勃勃、富于吸引力的个性反映出只有上帝之神圣显示者才被赋予的荣耀与威权。在这一点上，任何人——无论其地位如何地崇高——都无法与之竞争。

随着阿博都·巴哈之仙逝，以及特别是他所挚爱的卓越的妹妹——那至崇高之叶，也是那个荣耀且英雄的时代之最后一位幸存者——之离世，巴哈伊历史的第一章，也是最动人的一章，便划上了句号，也标志着巴哈欧拉之信仰的始创期，即使徒时期的结束。就是阿博都·巴哈，通过他那意义重大的《遗嘱与圣约》，锻造了一条必不可少的链条，必定将永远地把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信仰之过渡期及成长期——连结在一起。而这个时期必定会在成熟的时候达到它的开花季节，并结出功勋与胜利之果实，从而预告巴哈欧拉之天启的黄金时代的来临。

亲爱的朋友们！那经由两位独立却又迅速相承接的神圣显示者所奇迹般地释放出来的奔流伟力已展现在我们眼前，并且通过这个广泛信仰之精选代表的精心谋划，这股力量逐渐被聚合和锻炼。它们慢慢地结晶为日后会成为荣耀时代之标志的各种机构，而这个荣耀的时代正是我们被召唤来建设的时代，并将因我们的事业而永存不朽。用以构筑那象征着我们信仰之黄

金时代的受福佑的世界联邦之大厦的工具，其性能是否优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以及更主要地取决于我们以先烈们崇高的英雄主义为榜样来重塑我们的生命所作出的努力之程度。

当我回望这些充满了英雄史迹的岁月，我的目的并非试图（即使是最粗略地）重述那些自 1844 年以来直至今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也并不打算对那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力量作任何的分析，更不打算评价它们对这个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大洲的各族人民以及各种制度的影响。那些对于我们信仰的始创期里最早的信仰者们的生命历程所作的确切可靠的记录，以及日后由胜任的巴哈伊历史学家们所作的刻苦研究将被结合起来，把巧妙地展示那个时代之历史的文化留传给子孙后代。而这些工作是我个人的努力绝无希望能够完成的。在巴哈伊历史中这个充满挑战性的时期里，我主要关注的应该是使那些注定要成为巴哈欧拉的行政体制之主要建设者的人们注意某些基本的真理，而对于这些真理的清楚解释必定会极大地帮助他们有效地实施他们宏伟的计划。

此外，这上帝之宗教已取得的国际性地位，更迫切地要求对其根本的教义原则在今天加以确切的阐明。美国的信仰者们卓越的行为对信仰的发展进程所起的空前的推动作用；由西方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所唤起的各种族和各民族人民的极大兴趣；在世界上四十多个最先进的国家中所崛起并得以稳定巩固的巴哈伊机构；以二十五种以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所普及的巴哈

伊书籍；伊朗的信仰者们为争取在其本国首都之近郊建立巴哈伊世界的第三座灵曦堂而在全国范围内作出的初步行动在最近所取得的成功；为了尽快成立那代表着绝大多数巴哈伊信仰者的利益的第一个国家灵性议会而正在采取的措施；世界正义院的又一根支柱正在南半球的首次筹划建立；由一个奋斗中的信仰获自皇族、政府机构、国际法庭以及教会高僧的口头与文字证言；因冷酷无情的新老敌人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指责而使它获得的知名度；在所有伊斯兰国家中可能被认为是最开明的一个国家里，一部分信仰者脱离了穆斯林正教主义的束缚而获得的正式自治权——所有这一切已足以证明至伟圣名的无敌社团向着最终的胜利迈进的那个不断增长的势头。

亲爱的朋友们！因为身为巴哈欧拉之信仰的圣护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我感到义不容辞地必须在大众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时候，特别地强调某些作为我们信仰之基础的真理。而保卫这些真理的完整性乃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确信，如果这些真理能够被勇敢地高举和适当地吸收的话，那么将会大大地增强我们的灵性生命并有力地协助我们抵御那仇视着并警戒着我们的敌人的阴谋。

我不变地确信，努力地争取更充分地理解巴哈欧拉的惊人启示之意义，这必须仍然是每一个忠诚的信仰者的首要义务和不断努力的目标。对于如此浩大的一个系统、如此崇高的一个启示、如此神圣的一个真理，要有准确而全面的理解乃是超出了我们有限的心智

所能掌握，并且超越了我们的知识范围。这一点的理由是很明显的。然而，我们可以，而且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们努力地通过更清晰地理解秘藏在它里面的真理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教义原则来传扬的信仰之同时，寻求获得清新的灵感和增添的养分。

在一封致美国信仰者的书信中，我在解释巴孛的地位时顺便提到过，巴孛自认为是一个无比伟大之启示的卑微前驱。巴哈欧拉在《确信之道》（Kitab-i-Iqan）中把他称为那允诺再临的卡伊姆（Qa'im），说他将所有先知被指定要启示的二十七字母中的二十五个以上的字母显现了出来——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个神圣启示者，他证实了那很快将要代替他自己的那个更高超的启示之杰出卓越。巴孛在波斯文的《巴杨经》中断言道，“那在其本身蕴藏着即将来临的神圣启示之潜能的幼芽，已被赋予的潜能超过我的所有追随者之力量总和。”他再肯定说：“对于那在我之后来临的他，我所有的赞颂中最伟大的赞辞乃是我所写下的自白，然而，我所写的没有一个词能够适当地描述他，在我的《巴杨经》一书中提及他的地方都未能充分地评价他的圣道。”他在同一本书明确地宣称：“《巴杨经》及其信仰者环绕着‘上帝将使之显现的他’这句话，就如同《阿里夫》（《福音》）及其信仰者环绕着‘穆罕默德，上帝之使徒’这句话。”他进一步评论道，“熟读一千遍《巴杨经》也比不上细读那‘上帝将使之显现的他’所启示的一句诗文。…今天，《巴杨经》只是处于种籽阶段，在那‘上帝将使之显现的他’开始显现的时候，它

的最终完美将明显地表现出来。…《巴杨经》及其信仰者要比任何盼望着其挚爱者的恋人更热切地渴求他。…《巴杨经》从那‘上帝将使之显现的他’那里获得它所有的荣耀。让所有的福泽惠临于那信仰了他的人，而且，让灾难降临于那拒绝他的真理的人”。

在与萨叶德·雅赫亚·依·达拉比（号“瓦希德”）这位在他所有的追随者中最有学问、最有口才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交谈时，巴孛吐露了如此的警言：“凭着他的公正——的力量能使种籽发芽，他将生命之灵的气息吹入万物——我保证，假如你在他显示之日否认他，我将毫不迟疑地否认与你的关系并拒绝你的信仰。…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位并非归顺于我之信仰的基督徒相信了他，那么，我将一样地视他为我的珍爱。”

在他的一段祷文中，他如此地与巴哈欧拉灵交：“祢是崇高的，我的主，那全能者啊！除非是与祢的荣耀相联系，否则我的话语以及属我的一切会显得多么的微弱和不值一提啊！通过祢的恩典之惠助，让一切属我的事物都可以在祢的眼里蒙受接纳吧。”

在《伽瑜慕勒-阿斯玛》——巴孛对《古兰经》里的《约瑟夫篇》之评注——这本被《确信之道》的作者描述为巴孛所启示的经典中的“第一本，也是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书中，我们读到以下一段关于巴哈欧拉的话：“伟大而全能的主啊！通过祢权能之神力，祢使我显现，并提升了我来宣示这个神圣启示。我只将祢当作我所信靠；我只坚信祢的意志…祢这上帝之遗迹啊

！我已完全地为了祢而牺牲了我自己：我为祢的缘故而受咒骂，并且只渴望在祢爱之路上殉道。对我充分的见证乃是上帝，那崇高者，保护者，亘古之日。”在这同一本评注里他又对巴哈欧拉言道：“当那指定的时刻来临，只要祢经由上帝(那全智者)之许可，从那最崇高神秘之山透露出一丝极微弱的祢那不可测知的奥秘之微光，那么，当一眼瞥见那围绕着祢天启之强烈的红艳的光芒时，那些已认识西奈之光辉的人们便会昏死过去。”

作为进一步证实巴哈欧拉天启之伟大的证据，我们可以引述阿博都·巴哈致一位著名的祆教背景的巴哈伊信仰者的信：“您来信写道，在佐珞士德之信徒所写的最神圣的经典中记载着：在未来的年代里三个独立的天启中，太阳必须停顿下来。它预言说，在第一个天启里，太阳将静止 10 天；在第二个天启里，要静止两倍的时间；在第三个天启里，要静止至少一整月。对于这个预言的解释是这样的：它所指的第一个天启是穆罕默德之天启，这期间太阳静止 10 天。每一天当作一个世纪来算。所以穆罕默德的天启应已持续至少一千年，这正好是从‘伊玛美特之星’隐落至巴孛所宣示的天启出现之间所经过的时间。在这则预言中所指的第二个天启乃是由巴孛自己所开创的，从回历一千二百六十年开始，于回历一千二百八十年结束。至于那第三个天启——由巴哈欧拉宣示的启示——因为真理之太阳达到那个位置时，它便以鼎盛的光辉充分地发射光芒，这段时期固定为一整个月，也就是太阳经过黄道十二宫

的其中一个宫所需的最长的时间。依此推算，你便可以想象出巴哈伊周期有多长了——这个周期至少要延续五十万年。”

从这段对于一个如此古老的预言的明确而又权威性的解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忠诚的巴哈伊信仰者是多么地有必要接受穆罕默德之天启的神圣根源，并且确认其独立的地位。而且，在同一文中，伊玛美特制度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含蓄的承认——巴孛本人便是这个神圣的任命制度中最杰出之成员的直系后裔。这个制度持续了至少二百六十年，是全能上帝之指引的特选领受者以及伊斯兰的两个最珍贵遗产的宝库之一。

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到，这同一段预言证明了巴比天启的独立性质，并且间接地证实了一个真理：根据宗教启示逐渐演进之原理，上帝的每一个神圣显示者都必须给予他那个时代的人民一定量的神圣指引，而且一定比以前接受力较差的年代所已接受（或已了解）的更为丰富。因为这个缘故，而非由于巴哈伊信仰可能被认为天生所具有的任何优异长处，此预言见证了巴哈欧拉之天启所赋有的无可匹敌的权能与荣耀——我们现在仅可以开始看到这个天启的潜能，而绝无法确定其全部之范围。

如果我们希望忠实于其信息的惊人结论，那么巴哈欧拉之信仰确实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的鼎盛期，即一系列连续的、预言性和演进性的启示之最后阶段。这些启示，始于亚当，终于巴孛，已铺好了道路，并且

越来越强调地预告着那“万日之日”的来临，宣称在那一天里那位被所有的时代允诺要来临的他将被显现。

巴哈欧拉的大量论语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只要引证他自己所重复提出的、以热烈的言辞和不可逆对的威力所发出的宣示，便足以充分地显示那个以他为特选载体的天启之性质。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对他的启示的重要性及意义获得更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注意力转向那喷涌自他笔端的圣言之泉——那就是这个冲击力如此猛烈的天启之源头。无论是在维护他前所未有的宣示时，还是提及他所释放的神秘力量时，无论是在颂扬他那久待之日的荣耀之铭文里，还是在赞美那些认出了它的隐蔽价值的人们将会达到的地位的诗句里，巴哈欧拉（还有巴孛及阿博都·巴哈也几乎同样地）为子孙后代留传了富饶的矿藏，其财富之巨大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中无人可以适当地估价的。这一主题中所记载的神圣箴言充满了如此的威权，启示了如此的美质，只有那些精通这启示之原著经典所用文字的人们才可自称能够充分地欣赏。

这些神圣箴言是如此地丰富，需要写下一整本书才能汇编其中最卓越的字句。此时此地，我所能冒昧尝试与你们分享的仅是如下这些我从广博的经典著作中拾穗所得的章节：

“我在上帝之尊前证实”，巴哈欧拉宣示道，“这一神圣启示之伟大——此乃惊人之伟大。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曾在大部分的书简里写下了对此真理的见证，以期使人类从疏忽怠慢中惊醒。”“在这个最伟大的启示

里，”他明确地宣告，“所有过去的天启已达到了它们的最高点，达到了它们最终极的顶峰。”“在这卓越的、最崇高的神圣启示中所显现的乃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未来的时代中也不能见证到同等者。”在提及他自己时，他进一步宣示：“他就是那位在《旧约》中被称作‘耶和华’，在《福音》中被认作‘真理之灵’，在《古兰经》中被呼为‘伟大之宣告’的人。”“要不是为了他，没有哪位神圣的信使会被赐予先知之袍，也不会有任何神圣的经典会被启示出来。所有的被造物可以为此作见证。”“那独一无二神在今日所吐露的话语，即使是最为人们所熟悉和最普通的字眼，也已经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人类之大多数仍然是不成熟的。若人类已获得足够的能力，我们早就将我们浩瀚的知识赋予了它，凭着喷涌自我们笔端的恩典之泉的效力，这些知识之丰富广博可使所有居于地上与天堂的人们除了上帝的知识外完全独立于一切知识之外，并已稳固地安顿在永久安宁之宝座上。”“我在上帝之尊前庄严地确认，那神圣之笔已在我雪白的额头上以璀璨荣耀的字写下了这些光辉而芬芳的圣言：‘居于地上及住在天上的人们啊，看吧！见证吧！他真确地是你们的钟爱者。造物物之世界从未见过与他相似者，他那迷人的美质使上帝——那发布天命者、全能者、无可比拟者——的眼睛喜悦！’”

“《福音》之追随者啊，”巴哈欧拉向整个基督教社会呼吁：“看吧，天堂的各道大门突然敞开了。已升天的他如今再临了。倾听他那响彻大地与海洋的召唤声

向全人类宣告这个神圣天启的降临——通过这一神圣启示，伟大之舌现在宣示道：“啊！那神圣的诺言已经实现了，因为他——那应诺要来的人——已经来了！”

“人子的声音从神圣的山谷大声呼唤道：‘我来了，我来了，上帝啊！我的上帝！’…同时，从燃烧着的丛林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啊！世界所渴望者已在他卓越的荣耀中被显现！’ 圣父已降临。你们在上帝的天国中曾被允诺的已经实现。这就是圣子对当时他身边的人说，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能够承受，因而隐藏着没有道出的话语。…诚然，真理之灵已到来，并引导你们走向全部的真理…他就是使圣子荣耀并使他的圣道崇高的人…” “所有的圣书中所允诺要降临的安慰者现在来了，他要向你们启示所有的知识和智能。走遍天涯海角寻求他吧，也许你能找到他。”

“卡梅尔山啊，向锡安山呼唤吧！”巴哈欧拉写道，“并宣告这喜讯：‘那不为凡俗之眼所见的他已来临！他那征服一切的统权已经显现；他那环绕一切的光辉已显露…赶赴上前环绕着那从天堂降临的上帝之城——那来自天堂的‘卡巴’被上帝之宠爱者、心灵纯洁者以及崇高天使的伴侣们所环绕着并崇拜着’”。

他在另一篇联想文中确认：“我就是以赛亚之舌所颂扬的人，我的名曾被用作美饰《托勒》、《旧约全书》及《伊凡祖》（《四福音书》之一）。” “西奈之荣耀赶去环绕这神圣启示之黎明，这时，从天国的高处传来上帝之子的声音，他宣示道：‘振奋起来吧，地球上骄傲的人们啊！赶紧到他那里去。’在这天，卡梅尔已经渴

求地赞颂着赶赴他的圣庭，同时，从锡安山的心中传来了呼唤声：‘各时代之允诺现在已经实现了。那位在上帝之圣书中曾被预告的人——那被钟爱者，那至高无上者——已经被显现。’“宣告喜重逢之信息的和风把喜嘉子（Hijaz）吹醒。‘赞美归于他！’我们听到她的欢呼，‘我的主啊！那至高无上者啊！因为与祢分离，我曾死去；那充满了祢临在之芬芳的和风又把我唤醒，凡是转向祢的人是幸福的，那些误入歧途者则灾祸临身。’”“凭着那独一真神，以利亚（Elijah）已赶到我的圣庭并日夜环绕着我荣耀之宝座。”“在今日，所罗门带着他全部的尊严崇拜着环绕我，念着这些最崇高的词句：‘我已将我的脸转向祢的脸，世界之全能统治者啊！我已全然超脱于所有属于我的一切，而渴求祢所拥有的事物。’”巴哈欧拉在起程前往逐放地阿卡城之前夜所启示的一篇书简中如此写道：“假如穆罕默德——上帝之使徒——获见了此圣日，他必定会高呼：‘我已真确地承认祢，啊！祢乃是诸圣使所渴求的人！’假如亚伯拉罕获见了此圣日，他也会伏倒在地，在主——你的上帝——之尊前极度谦卑！并一定会呼喊道：‘我的心充满了宁和，天堂与地上之万物的主啊！我证实祢已在我的眼前揭示了祢权能之全部荣耀以及祢律法之全部威严！’…假如摩西本身获见了此圣日，同样地也会提高声音说：‘一切赞美归于祢，因祢把祢圣容的光辉照耀在我身上，并且让我归列于那些被特许目睹祢之圣容的人们当中！’”“天南地北都随着宣告我们启示之降临的呼唤声而振荡。我们可以听到麦加的欢

呼声：‘一切赞美归于祢，主啊，我的上帝，那无上荣耀者，因祢已吹送给我那带着祢临在之芬芳的气息！’耶路撒冷也同样地大声呼唤：‘赞美和颂扬归于祢，地上与天上的被钟爱者啊！因祢已将我与祢分离之痛苦变为赐予生命的重聚之喜悦！’”

为了启示他那无敌威权之潜能，巴哈欧拉断言道：“如果一个人，完全单独地，以巴哈之名奋起并穿上他的爱之盔甲，那全能者将会使他取胜，即使地上与天上的力量汇合起来对抗他也无补于事。”“凭着上帝——除他之外，别无上帝！如果有谁为了我们圣道之胜利而奋起，上帝将使他胜利，即使有成千上万的敌人联合起来反抗他也不用怕。并且，如果他对我的爱变得更加强烈，上帝将为他建立起凌驾于地上和天上一切权力的威权。如此，我们已将力量之灵的气息吹入东西各方。”

“这是万日之王，”他如此地颂扬那见证了他之天启来临的时代，“这一天目睹了至为钟爱者——那永恒地被呼作‘世界所渴求者’的他——的来临。”“这天里，生命之世界在此神圣启示的光芒中闪耀。一切被造物都颂扬着它拯救一切的恩典，并歌唱着赞美他的诗篇。世界被欢欣与快乐的忘我气氛所包围。过去诸天启的神圣经典庆祝着欢乐的节日，以迎接这个上帝的最伟大的日子。凡是能活着看到这神圣的日子并且承认了它的地位的人是有福的。”“假如人们以适当的态度仅留心倾听一句这样赞美的话语，那么他们将充满了快乐，而深受感动，并会惊讶得不知所措。在狂喜之中，他

们将在真实悟性之地平线上放射出璀璨光芒。”

“要公平啊，世上的人们！”他如此地呼吁人类，“那‘与上帝谈话的人’（摩西）渴望达到他的尊前，那‘上帝之挚爱者’（穆罕默德）渴慕他的圣容之美，那‘上帝之灵’（耶稣）凭着他的爱之力量而升上天国，那‘原点’（巴孛）为了他的缘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由你们来怀疑他的权威是否合适相宜呢？”“抓住你们的机会吧，”他忠告他的追随者们，“因为这一天里的瞬间超越了过去年代中的一百年…太阳与月亮都不曾目睹这样一个日子…很明显，每一个有上帝之神圣显示者生活的时代乃是神所注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赋有‘上帝命定之日’的特征。然而，这一天是独一无二的，必须与其它在此之前的日子区别开来。‘先知之封玺’这一称号完全揭示和显现了它的崇高地位。”

在详述潜在于他神圣启示中的力量时，巴哈欧拉启示了如下的文字：“经由我们荣耀之笔的运动，我们已经按照全能的发布天命者之吩咐，将新生命的气息吹入了每一个人的躯壳，并且给每一句话语注入了清新的潜能。一切被造物都显示出这遍布世界之革新的证据。”他又补充说，“这是由这个受虐待者手中的笔向人类传播的最伟大、最令人欢欣的信息。”在另一段话中，他呼喊道：“这圣道是多么伟大啊！它的信息之宏大是多么令人吃惊啊！这就是那圣日，关于这一天，有如此的说法：‘我的儿子啊！真确地，上帝将使一切都见到光明，即使它如芥籽一般微不足道，即使它

被藏在石缝里，或者被藏在天外或地下；因为上帝是难以理解的，他是知晓一切的。’” “凭着那独一真神之正直！如果有一小颗珠宝丢失了，埋没于石山之下，隐藏在七海之外，全能之手将一定会在今天令其显露，并使它纯洁无瑕。”“凡是分享了我启示之甘露者将品尝到由上帝自无初之初至无终之终所命定的永不腐朽的欣喜滋味。”“从我们的口中讲出的每一个字母都被赋予了强大的再生力量，使它能够创生新的世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新世界的重要性。诚然，他拥有一切的知识。”“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的权能，可以在短于一瞬间，将一粒浮尘变为无限多个发出难以想象之光辉的太阳，并且使一滴露珠变为无数个浩瀚无边的海洋，并且可以注入每一个字母那种能够展现过去与将来一切知识的力量。“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权能，假如它被显露，将可以使最致命的毒物变成绝对有效的救命良药。”

在评价真正的信仰者之地位时，他论述道：“凭着折磨那至为荣耀者之美的痛苦！为真正的信仰者所命定的地位是这样的伟大，假如向人类揭示这个地位之荣耀，只需小于针眼那么一点点，便可使每一个目睹者因为渴望达到这个地位而逐渐憔悴而死。由于这个原因，已有命谕必须在此凡俗生命里将这样一个信仰者之地位的全部荣耀保持隐秘，不让他自己看到。”他相似地肯定道：“假如面纱被揭开，那些完全转向了上帝并因对他的爱而抛弃了尘世的人们，他们地位的全部荣耀被显现的话，整个创造物的世界都会吓得发呆。”

为了强调他的启示较之于在之前出现的天启所具有的更崇高的特性，巴哈欧拉作了如下的断言：“假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了那些为生命之字母（巴孛之特选圣徒）而命定的权能和特质——这些圣徒的地位之荣耀万倍于那些过往时代的圣徒所能达到的——假如世界的人们都在承认我的启示之光时犹豫了一下，哪怕只是短暂得如眨眼一瞬，那么他们的信仰就无效了，而且他们应该被算作无信仰的人。”“在这个天启中，神圣恩典之倾注是那么的浩大，若是凡人的手有足够的速度作记录的话，在一天与一夜的时间内，可以录下的诗篇之涌泉相当于整部波斯文的《巴杨经》。”

“留意我的警告吧，波斯之人民啊！”他如此地向他的国人呼吁道：“假如我在你们的手中被杀害，上帝一定会托举起一个人来，让他坐上那因我的死亡而留下位置；因为上帝自古以来所实行的方法便是如此，在上帝的处事方式中你不会找到任何改变。”“如果他们试图在大陆上掩盖他的光辉，他将一定会在海洋的中央抬起他的头，并高声宣示：‘我是给世界赐予生命的人！’…而且，如果他们将他扔进阴暗的地牢，那么，他们会发现他安坐在地球上的最高处向人类大声疾呼：‘看哪！世界所渴求者带着他的统权，那超越一切的统治权，降临了！’如果他被埋在地底深处，他的灵会飞升至天堂的高处并大声召唤：‘你们要目睹那荣耀之来临，你们要见证上帝之王国——那最神圣者、仁慈者、全权者！’”“在这神圣青年的喉咙里，囚禁着一些词句，假如向人类启示其中少于针眼般的一丁点，便

足以使每座大山崩溃、使树叶褪色、使果实掉落；可以迫使每一个头都磕地礼拜、每一张脸都赞美着转向这全能的统治者——他曾多次地以各种方式出现，如吞灭一切的火焰，如波涛汹涌的海洋，如璀璨的光，如树——那植根于神圣之土壤、树干高挺、枝桠伸展广阔、越出了不朽荣耀之宝座的树。”

在预告那个神圣的体制时(此体制之律法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在以后的时代展现出来)，他写道：“世界之平静已被这最伟大的新的世界体制之振荡性影响所打破。通过这个独一无二的奇妙制度，人类规矩的生活已被彻底改革，——还不曾有凡人的眼睛目睹过这样一种制度。”“全能之手已将他的启示建立在一个牢不可破的永固的基础上。人类战争的风暴无力削弱它的根基，人类幻想的理论也不能破坏它的结构。”

在他最富挑战性的著作之一《苏拉图-黑卡尔》中，记载着如下这些诗节，其中每一句都证实了那股注入了其作者所宣示之启示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我之庙宇中只可见到上帝之庙宇，在我的圣美中只可见到上帝之圣美，在我的存在里只可见到上帝之存在，在我的本体里只可见到上帝之本体，在我的行为里只可见到上帝之行为，在我的默许里只可见到上帝之默许，在我的笔里只可见到上帝之圣笔，那威力者，为一切所赞美者！在我的灵魂里只有神圣的真理，在我的本我里只可见到上帝。”“圣灵本身乃是通过这最伟大的灵所启示的一个字母而产生，但愿你们属于那些有理解力的人。”…“在我们智能之宝库里收藏着未曾启

示的一样知识，假如我们愿把其中的一个字透露给人类，那么这一个字便可使每一个人认出上帝之显示者，并承认他是无所不知的，可以使每个人发现所有科学之奥秘，并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致他发觉自己完全独立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学问。其它知识我们确实也拥有，然而，我们不可以泄露其中的一个字母，而且我们也发现人类甚至不能够听到仅是提及意义的话语。我们就这样地告知了你们关于上帝的知识——那全知者，全智者。”“那一天正在临近，上帝将在那天里通过他意志之力量抬举起某一类人，除了上帝，无人能够理解这些人的属性。”“不久，他将自权能之胸怀伸出威权与力量之手——这些手（圣辅们）将奋勇地为这位神圣青年赢取胜利，他们将把人类从无赖与无法无天之污泥中提起并清洗干淨。这些手（圣辅们）将装备起来为上帝之信仰去赢取胜利，并且，将以我自生自在的、威力强大的名征服地球上的各种族人民。他们将走进城里，并使城中的居民心中充满了畏惧。这些便是上帝之威力的证据；他的威力是多么的可怕与猛烈啊！”

挚爱的朋友们，这些就是巴哈欧拉为他的神圣启示之本质而亲自写下的证词。我已经引证过巴孛的证言，这些证言的每一段都为这些非凡的宣言增添了力量并且确认了其真理。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我还得提及阿博都·巴哈所写的著作中的一些段落。阿博都·巴哈，作为这些圣言的指定诠释者，已为这迷人的主题投射了更多的光辉，并且对其多个要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的话语之声调确实也是强有力的，并且他所发出颂辞之热烈也不亚于巴哈欧拉或巴孛所用的赞语。

“多少个世纪，不，多少个时代过去了”，他在他早期所着的书简中确言道，“那真理之阳才又一次以其盛夏之光芒照耀，或者说，再一次以其春天的荣耀重现…因为我们已在这个圣日里被指定成为如此巨大之恩典的领受者，我们该是多么的感激啊！为了答谢如此稀罕的特殊荣幸、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此无价之恩赐，假如我们有一万次生命，我们也会把它们献上作为牺牲！”他又说：“只要让过去时代的圣贤们凝视一下这个由福佑美尊所开创的天启，便足以使他们感激万分——他们是如此地渴望分享它的伟大荣耀，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过去时代与世纪中的圣贤们全都含着热泪渴盼能够生活在上帝之日里，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他们的愿望还未曾满足便已赴往那伟大的超越之国，所以，阿帕哈美尊之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啊！尽管我们完全不配，他还是在这个神圣光耀的世纪里通过他的恩惠与仁慈把生命之灵的气息吹入了我们的内在，并把我们聚集于世界所忠爱者的旗帜下，并且愿意把过往时代的伟人们奋力追求而不得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他同样地肯定道：“上天众灵中的那些特别受宠者之灵魂，以及最崇高的乐园里的神圣居民，今天都热切地渴望着返回这个世界，以使他们能够尽其力量服务于阿帕哈美尊之门槛前。”

在提及信仰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的一段话中，他宣告：“上帝光辉的仁慈之璀璨光芒已经包围了地球上

的各种族人民，整个世界都沐浴在其闪光的荣耀中…神圣团结之光普照东西各方的日子将很快来临，那时，没有人再敢忽视它。”“如今，神圣权能之手已经在生命之世界里为这最崇高的恩典及这奇妙的惠赐牢固地打下了基础。潜藏于这个神圣循环之内在本质里的一切，将逐渐地显露和被显现，因为目前仅仅是它成长的开始以及它的征象被启示之黎明。在这个世纪及这个时代结束之前，将显现出的那趋势是多么的奇妙，而且那惠赐是多么的超绝啊！”

在确认巴哈欧拉所提及的真正信仰者之地位时，他启示了如下的话语：“凡是真确地承认这个神圣启示的人将能够达到的地位等同于为以色列民族之先知（但不是那些‘被赋予了恒心的’神圣显示者）所命定的地位。”

在谈到那些被注定要在巴哈欧拉之天启之后出现的神圣启示者时，阿博都·巴哈作出了这样明确而强有力的宣示：“关于那些未来将‘在云的影子里’降临的神圣显示者们，诚然，要知道，只是从他们与他们的神圣启示的源泉之关系来看，他们是处在亘古之美的影子下的。然而，从他们与他们所出现的时代的关系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行其所愿。’”

“我的朋友啊！”他在一篇写给一位拥有公认之权力与地位的人的书简中如此说道，“神圣王国之主在神圣之树的中央点燃的永恒火焰正在世界之心藏深处猛烈地燃烧着。它将引发的大火会包围整个地球。它那闪闪发光的火焰照亮地球上的各种族人民。所有的征象已

被显露；每一个预言的暗喻都已显现。秘藏于过去的所有圣典中的一切皆已明显。怀疑或犹豫都不再可能…时间紧迫。神圣的战马已不耐烦，不能再等待。我们的责任乃是向前冲锋，在为时未晚之前赢取胜利。”最后是他担当其使命的早期，于一个狂喜的时刻，由于激动而向他的一个最信任和最杰出的追随者所讲述的一段最兴奋的话语：“我还应该再说些什么呢？我的笔还可以详述些什么别的呢？从阿帕哈王国回荡出的召唤声是如此之洪亮，凡人的耳朵几乎被它震聋。在我看来，由于这发自荣耀之宝座的神圣召唤之破坏性影响，整个世界正在瓦解，并且正在爆裂成碎片。到此为止，我只能写到这里。”

挚爱的朋友们！我已说得够多了。从巴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摘录，其数量及多样性已经足以让那诚实的读者确信这个在世界之宗教史中独一无二的循环之崇高性。完全没有可能夸大了它的意义，或者高估了它所施加的影响力——随着它那伟大的制度在一个正在瓦解的文明中展现开来时，这种影响力一定会不断地加强。

然而，在我继续进一步论证之前，似乎宜于先给任何正在读这本书的人说几句告诫的话。不可以让任何一个正在根据以上所节录的篇章沉思巴哈欧拉之天启的本质的人误解了其特性或曲解了其作者的意图。归因于如此伟大之生命的神性，以及上帝之各种名号和表征在如此崇高的一个人身上的完美体现，这些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误解或误译。如果我们忠诚于我们信仰之教

义原则的话，那么我就必须把那个被用作如此强不可挡之神圣启示之载体的那个人类庙宇，跟那“所有神圣灵魂中隐藏得最深的圣灵”以及那“神圣本质中最永恒之本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不可见的但有理性的上帝绝不可能把他无限的、不可知的、不朽的和包含一切的神圣实质体现在具体的、有限的、必亡的一个生命躯壳里，尽管我们必须颂扬他在地球上的神圣显示者的神性。确实，根据巴哈欧拉的教义，那个可以如此地体现他自己的实质的上帝便立即不再是上帝。如此生硬和怪异的“神圣化身说”和同样是不能被接受的另两种关于上帝的谬误“泛神论”和“拟人说”一样，是与巴哈伊信仰的实质不兼容的，并且它们都已经从巴哈伊信仰中被清除了——“泛神论”及“拟人说”都曾被巴哈欧拉的言论所批驳，它们暴露出明显的谬误。

曾经在无数篇铭文里宣称其话语乃是“神性之声音，上帝本身之召唤”，巴哈欧拉在《确信之道》中如此庄严地确言道：“对于每一颗敏锐而光明的心，很明显上帝——那不可知的本质，那神圣的存在——是无限崇高的，超越了所有的人类属性，诸如：肉体的存在、上升和下降、外出与回归…他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隐藏在他的本质之亘古永恒里，并且将永远留在的实质内，不让人类的眼睛看到…他永恒崇高，超越并高于所有的分离与聚合、所有的接近与疏远…‘上帝乃独在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此言确是这个真理之证词。”

“自太古以来，”巴哈欧拉在谈到上帝时解释道：

“他那神圣的存在，一直隐藏在他崇高本体之不可言喻的尊严里，并将永久地继续深藏于他那不可知的本质之看不透的奥秘里…有一万名神圣先知，人人都是一个摩西，在他们探寻之西奈被上帝那严峻的声音吓呆了，‘你们将绝对看不见我！’；又有一万名神圣使者，个个都如耶稣一样伟大，在他们天上的宝座中被一句禁令吓得惊愕地站着，‘我之本质是你们永远也不能领悟的！’”巴哈欧拉在他与上帝灵交时确言道：“我是多么的糊涂啊，象我这样一个低微的人竟试图测量祢知识之神圣海洋！我的努力是多么的轻浮啊，竟要想象那在祢的杰作——祢那具有创造力的权能之显示——中所固有的力量之巨大！”“我的上帝啊！当我在冥想那将我与祢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时，”他又在另一段亲笔启示的祷文里证实道：“我便被鼓动起来，向一切被造物宣告：‘诚然，我就是上帝！’然而，当我考虑我自己的本我时，唉，我发觉它比泥土还要低下！”

巴哈欧拉在《确信之道》中进一步宣告说：“亘古之日的知识之门如此地在所有生命面前关闭了，他——无限恩典之源——已经使那些璀璨的神圣宝石自灵性之境、以人之庙宇这种高贵形式降临了，并使它们显现于全人类面前，如此令他们能够将那永恒存在的奥秘给予世人，并且告诉他们他不朽之本质是难以捉摸的…所有来自上帝的神圣先知——他所宠爱者、他所特选的神圣信使——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的各种名号之载体以及他的各种属性之化身…这些神圣的居所、这些最初的明镜——反映不朽荣耀之光辉的明镜——

——都只是为了表达他——那不可见者中之不可见者。”

尽管他的启示具有力不可挡的强度，巴哈欧拉在本质上应该被看作是这些来自上帝的神圣显示者之一，而绝不可以把他等同于那不可见之神圣实质——那神性本质之本身。这一点乃是我们信仰之主要教义原则之一——对于这个教义原则绝不可以含糊不清，也绝不允许任何一名信仰的追随者危害其完整性。

尽管巴哈伊信仰自称（它也确实是的）一个预言周期的最高潮以及所有时代之许诺的完满实现，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试图取消那些赋予以往之宗教生命并成为其基础的首要的和持久有效的教义原则。由上帝赋予各宗教的权威，它都加以承认并使之确立为它的根本基础。它只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宗教——神圣而不可分，它自认也是其中不可缺的一部份——之永恒历史和连续演进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已。它既不致力于掩盖它们的神圣根源，也不贬低它们所已取得的巨大的已被公认的成就。它绝不纵容企图歪曲它们的要点或愚弄它们所灌输之真理的任何行为。它的各条教义原则一点也不违背它们所祀奉的真理，而且它的影响力一点也没有降低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力或由它们所激发的忠诚。它声明，决没有图谋要推翻世界各宗教体系的灵性基础，它不变的目的乃是扩大它们的基础、重申它们的基本教义、调和它们的目标、振作它们的生命、显示它们的同一性、恢复它们教义早期的纯洁性、调整它们的功能并且协助它们实现其最高愿望。正如一个密切的观察家所生动地表达的，这些神

圣启示的各宗教“是注定不会死亡的，只是要被更新…难道不是童年屈服于青年，而青年又屈服于成年吗？然而儿童与青年都并未消亡啊！”

巴哈欧拉在《确信之道》中解释说：“他们——那些真理之阳以及反映神圣一体之光的明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周期，由他们亘古荣耀之不可见家园被派遣下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教育人类的灵魂，并把恩典赋予所有被造物——这些人是永恒地被赋予了征服一切之权能，并被赋予了战无不胜之统权…这些圣洁的明镜，这些亘古荣耀之黎明全都是他在地球上的代表者，这个他就是宇宙之中心天体、宇宙之本质与最终目标。他们的知识与权能出自于他；他们的统权也得自于他。他们面容之圣美只是他的形象之反映，他们的启示只是他不灭荣光之表征…通过他们，无限的恩典被传达；经由他们，永不熄灭的光被显示…人类的声音绝无法恰当地咏唱对他们的赞美，而且人类的语言也绝不能展示他们之奥秘。”他补充说：“由于这些上天宝座之圣鸟全都是自上帝意旨之天派遣下来的，并且由于他们的出现都是为了宣示 不可抗拒之信仰的，因此，他们被视为同一个灵魂或同一个人…他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圣堂，在同一个天空中遨游，端坐在同一个宝座上，说出同样的话语，并宣示同样的信仰…他们之不同只在于他们的启示之强度以及他们的光芒之相对 能…上帝的某些属性没有在外表上通过这些超脱之本质显现出来，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上帝属性之黎明和他神圣名号之宝藏——实际上没有这些

属性。”

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不忘的是：无论由这个神圣启示所显现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也无论由其创始人所开创的天启之范围是多么的广阔，决不可以接受那种声称“它就是上帝的旨意及人类目的之最终启示”的言论。坚持这样一种关于其性质及功能的看法便是等同于背叛它的圣道和否认它的真理。这必然抵触于构成巴哈伊信仰之根基的那些根本教义原则，即：宗教之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的启示乃是有秩序的、连续的、演进的，而不是间歇无常的或是终极的。确实，巴哈欧拉之信仰的追随者若是明确拒绝任何一个由过去的先知所始创的宗教体系所可能提出的要求承认其终极性的声称，则如同他们自己拒绝为他们所信仰的神圣启示声称同样的终极性一样清楚而果断。在每位信仰之追随者眼中，那种“相信所有的启示已经完结，神圣恩典之门已经关闭，再不会有太阳自那永恒神圣之黎明升起，无限恩惠之洋永远静止了，上帝之神圣信使不会再由亘古荣耀之圣庭被显现”的观点确实等同于一个坟墓，乃是不可饶恕地对其信仰之最宝贵和最基本教义原则的背叛。

毫无疑问，只要回顾一下某些已引用过的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所讲的话语，便足以确立这一基本教义原则之真实性。以下这段摘自《隐言经》的文字，可以被解释为是以寓言来暗喻神圣启示之演进性，并且其作者也承认托付予他的神圣信息并非那全能者之旨意和指引的最后和最高之表达，难道不可以如此解释

吗？“公正之子啊！夜里，永恒者之美从绿宝石忠诚之山回到了那沙勒都曼陀哈，并流泪哀泣，使得那些上天之众灵及天国之居民也因他的悲泣而痛哭。有问道：为何哭泣落泪呢？他回答道：我照吩咐在那忠诚之山上等候，却不曾从世人中闻到忠诚之芬芳。奉召而回时，天啊！我看到一些神圣的鸽子在俗世群犬的利爪中受着痛苦的折磨。于是，没蒙面纱的天上的圣女从她那玄妙之宫急速下凡，光芒四射，并盘问他们的名字。除了一个，全都说了。在催问下，其第一个字母吐露了。顷刻，天宮的居民从他们荣耀之居冲了出来。当说到第二个字母时，他们全都跌落于尘土上。这时，听到从最里面的圣殿传出一个声音：‘这就够了，不要再说了。’诚然，我们见证他们以前所做的和现在正做的一切。”

巴哈欧拉在一篇启示于亚得里诺堡（Adrianople，土耳其城市）的书简中，以明确的语言证实了这个真理：“要知道，隐蔽我们之圣容的面纱仍未完全揭开。我们已显现自我的程度与这个时代之人民之能力相对应。假如那亘古美尊除去面纱，以他全部的荣耀显现的话，凡人的眼睛会因受不了他的启示之炫目强光而失明。”

在《沙字书简》（Suriy-i-Sabr）——早在1863年，于他抵达雷兹万花园当天所启示——里，他如此确言道：“上帝已派遣他的神圣信徒来继承摩西和耶稣，并且他将继续如此行事，直至‘无终之终’；如此，他的恩典便可以自神圣恩惠之天不断地赐予人类。”

“我并不为我自己担忧，”巴哈欧拉更加明确地宣示道

，“我的忧虑是为了那位将在我之后被派遣下来的人——将被赋予伟大的统权和非凡的主权。”他又在《苏拉图-黑卡尔》（Suratu'l-Haykal）中写道：“我所启示的那些话语，并非指我自己，而是指那位将在我之后来临的他。为此作证的乃是上帝——那全知者。”他补充道：“不要象对待我那样对待他。”

巴孛在他的著作中以更详细的文字支持了这同一个真理。“很清楚明显，”他在波斯文的《巴杨经》中写道，“所有在它之前的天启之目的乃是为穆罕默德——上帝之使徒——的来临而铺路。这些天启（包括穆罕默德之天启）接着以伽伊姆（Qa'im，伊斯兰教所允诺要来者，即巴孛——译者注）所宣示的神圣启示为目的。而作为这个神圣启示之基础的目的，也与在它之前的那些启示一样，同样地是为了预告他——上帝将使之显现者——的信仰之来临。接着，这个信仰——上帝将使显现者的信仰——又与所有在它之前出现的神圣启示一起，把那个注定了要继承它的神圣显示作为它们的目的。并且更以后出现的，也会象它之前的所有神圣启示一样，为那个将随它之后出现的神圣启示铺路。真理之阳的升降过程将如此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这个过程没有开端，也将没有结束。”

“的确要知道，”巴哈欧拉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解释道，“在每一个天启中，神圣启示之光所赋予人类的正好与他们的灵性能力相称。想一下太阳，在它出现于地平线上时，它的光芒是多么的柔和。当它趋升天顶时，它的热度和潜能的增强又是那么的缓慢，同时使所有

被造物能够适应它的光所不断增加的强度。它沉降下去，直至落日处时，又是那麽的平稳。假如它突然间显现那潜藏于它里面的能量，那么它将毫无疑问地对所有的被造物造成伤害…同样地，假如真理之阳在其显现之最初期就一下子显现出全能者之天命所赋予它的全部潜能，那么人类悟性之土地会被烧焦并枯竭；因为人们的心既无法承受它显现之强度，也不能反映它的光之璀璨。受了惊吓而又承受不了这过度的能量，他们便不复存在了。”

根据这些清楚而明确的论述，我们确切的责任乃是使每一个追求真理的探寻者明确地了解：自从“无始之始”，那唯一的不可知的上帝之先知们（包括巴哈欧拉本人），作为上帝恩典之渠道，作为他的合一性之解说者，作为反映他的光之明镜以及他的目的之显示者，全都承担了使命要向人类不断增添地展现他的真理、他那不可理解的意志以及神圣的指引，并且将继续越来越充分、越来越强大地显现他无限的权能和荣耀，直至“无终之终”。

我们可以好好地在心中沉思一下以下摘自巴哈欧拉所启示之祷文里的文字，这些言辞语出惊人地确认了并进一步证明了潜在于他传达予人类的信息之核心里那伟大而根本的真理之实质：“赞美归于祢，主啊，我的上帝！为了祢那不可思议之天命的神奇显现，也为了祢为我本身而注定的那重重的灾难与考验。有一次祢确是把我送到了猎人的手中。而另一次，祢又允许法老的令牌迫害我。通过祢那包含一切的知识以及祢旨意之作

用，祢单独地便可以估量我在他们手中所受的数不清的折磨。又有一次，祢确是把我扔进了邪恶者的监牢，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受驱动而向祢之王国的受宠臣民轻轻地说出了祢通过祢的知识注入我的幻象——通过祢知慧的神力，祢向我启示了它的意义。再有一次，祢确是降旨让我被不信宗教者的剑割去了头颅。还有一次，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向人们揭示了祢那荣耀的统一性之隐秘珍宝，因为我向他们启示了祢那拥有最高权力的、永存的威权之征象。在其后的一个时代里，在卡比拉（Karbila）平原上，堆压在我身上的屈辱是多么的悲苦啊！在祢的人民中我感到多么的孤独啊；在那片土地上，我变得多么的无助啊！迫害我的刽子手们还不满足于如此的侮辱行为，他们斩下我的头，高高地拿着它从一个地方巡游到另一个地方，在 不信教的人群之注视下走过，并把它置于堕落者和无信仰者的座位上。在以后一个时代，我被悬吊起来，我的胸膛被当作我敌人恶意虐待乱枪扫射的靶子。我的四肢被打得弹痕累累，我的身体被撕裂开来。最后，看一下我那些奸诈的敌人在今天如何地联结起来对付我的吧，他们还不断地向祢仆人之灵魂灌输仇视与怨恨的毒液。他们正在尽全力阴谋达到他们的目的…我的处境是如此的悲苦，上帝啊，我所钟爱者！我向祢致谢，而且，我的灵也为在祢喜悦之道上降临于我的一切而感激。我欣喜于祢所注定给我的一切，并欢迎我所注定要忍受的痛苦和忧伤，无论那是多么的悲惨。”

关于巴孛

挚爱的朋友们！巴比天启之创始者巴孛完全无愧于被归列为上帝之神圣显示者之一，他乃是自足的；而且他被赋予了最高的权能与权威，并行使他独立的先知地位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这一点乃是巴哈欧拉的神圣信息所坚持不懈地宣示的、而它的追随者们必须坚决高举的另一个基本真理。他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巴哈伊天启的一个被赋予了灵感的前驱，正如他自己在波斯文的《巴杨经》中所见证的，所有在他之前的先知们的目的都在他身上实现了。这乃是一个真理，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此加以说明与强调。假如我们在承认这个巴哈伊信仰之基本教义所推断的结论时，言行上稍有迟疑，或者拒绝无条件地维护它的完整性并证明它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必然未能履行对于我们所承认的信仰所负有的责任，并且也违背了它基本的和神圣的教义原则。事实上，驱使我校订和翻译纳比尔所着的不朽的叙事小说之动机是为了使每一个西方的信仰者更好地理解 and 更充分地掌握他崇高之地位的伟大内涵，因而更热烈地仰慕和爱戴他。

毫无疑问，要求承认由全能者为巴孛所命定的双重地位——这一点由他本人大胆地提出，并由巴哈欧拉多次确认，最后由阿博都·巴哈在他的《遗嘱与圣约》中对其宣示加以承认——构成了巴哈伊天启最显著的特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独特性，并大大地增强了这个神圣周期所被赋予的神秘权能和权威。确实，巴孛之伟大根本上不是在于他的生命——天意命定他作为如此卓越的一个神圣启示之先驱者——而是在于他被赋

予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天启所固有的权能，在于他掌握了一个独立的先知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这权力之大是所有在他之前的神圣显示者无法与之相比的。

他的天启之为期短暂以及他的律法和训诫被施行之范围有限，这些都不可以充当判断其神圣根源和评价其信息之潜能的标准。巴哈欧拉本人解释说：“只有这么短促的一段时间将我自己的这个最伟大最奇妙的神圣启示与之前的神圣显示者分隔开来，此乃是一个无人能够解开的秘密，也是一个无人能够探索的奥秘。它的持续时间已经被预先命定，绝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理由，除非或直至他获知了我的《秘藏经书》之内容。”巴哈欧拉在《巴迪经》——他用以批驳《巴杨经》的信徒之争辩的著作之一——中进一步解释道：“看哪，看哪！在这奇妙而且最神圣和最仁慈的天启刚刚结束其第九个年头时，这些纯洁的、全然奉献的和神圣的灵魂之必要数目怎么就已神妙地达到了完满。”

预告着巴比天启创始者之来临的那些神奇故事、他自己多事的一生中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他殉道的奇迹般悲剧、他对其同胞中那些最杰出、最有力量的人所施加的影响之神奇魔力，所有这一切都在纳比尔所着的动人心魄的叙事小说中得到了证实，而它们本身也应被视为用以证实他所宣示的声明——即在诸先知中他应占有如此一个崇高之地位——其真实性的充分证据。

那位记叙他之生平的杰出作者留传给后世的记录无论如何生动，在巴哈欧拉所写下的对巴孛的炫目赞

辞面前，如此光辉灿烂的故事也一定失去了光采。通过他对自己的声明的明确主张，巴孛本人丰富地证明了这些赞辞，而且，由阿博都·巴哈所写的证言也有力地增强了其特征，并阐明了其意义。

如果不是在《确信之道》中，巴比天启之研究者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些明白地证实只有上帝之神圣显示者才能显现的权能和灵性之证词呢？巴哈欧拉大声疾呼道：“除了通过一个神圣的启示和上帝不可见的旨意，这种事可能被显现吗？凭着上帝之正直！假如任何一个人在心中怀有如此伟大的一个神圣启示，仅仅是想到要向世人宣示便会使他惊慌失措！即使所有人的心都装到他的心里，他也会迟疑着不敢冒险进行如此了不得的事业。”他在另一篇文字中确言道：“从来没有一只眼睛曾经看见过如此浩大的恩典之涌泉，也从来没有一只耳朵听见过如此一个慈爱的神圣启示…‘被赋予了恒心’的先知们——其崇高与荣耀如太阳一般耀眼——他们每一位都以一本经书为荣，这些经书大家都已看过了，其诗篇都已充分确定了。然而，从这一片神圣慈恩之祥云降下的诗篇是如此的丰富，没有人能够估算其数量…他们怎么能够轻视这个神圣启示呢？有哪一个时代曾经见证过如此重大的事件呢？”

在评论被巴孛的精神神奇地改造过的那些英雄和烈士们的性格和影响时，巴哈欧拉启示了如下的话语：“如果这些伙伴们不是追求上帝的真正奋斗者，还有谁可以被称以这个名呢？…如果这些伙伴们，虽有

他们所有奇妙的证词和了不起的著作，都错了的话，那么，谁有资格为他自己声称真理呢？…自从亚当时代，世界曾否目睹过如此的骚乱、如此的动荡呢？…我认为，只有他们坚忍之品德才可以显现出忍耐，而忠诚本身乃是由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

为了强调巴孛较之以往的先知们所具有的高超地位的崇高性，巴哈欧拉在那同一篇书简中断言道：“绝没有谁的悟性能够领悟他之启示的本质，也没有谁的知识可以理解他之信仰的全部。”在进一步证实他的论点时，他引用了这些预言：“知识乃有二十七个字母。先知们已启示的全部知识仅是其中两个字母。至今，没有人知道得比这两个字母更多。然而，当伽伊姆（Qa'im，指巴孛）出现时，他将使余下的二十五个字母显现出来。”他又说：“看哪！他的地位是多么的伟大和崇高啊！他的地位超过了所有的先知，而他的神圣启示超越了他们所有选民的理解力和悟性。”他进一步说道：“上帝的先知们，他的圣贤们以及特选者们，要么还不知道，要么是依照上帝高深莫测的天意，他们没有披露。”

巴哈欧拉的不误之笔所选择的用以纪念巴孛——他的“最挚爱者”——的所有赞美之词中最难忘最感人的乃是这一段简短却意味深长的话，它大大地提高了那同一篇书简最后一段的价值。在提到于巴格达城中那些包围着巴孛的考验和危险时，他写道：“我们把生命提在手中，全然听从他的旨意之摆布，或许经由上帝之仁爱和恩典，这一个已被启示而显现的神圣字母（

巴哈欧拉)可以把他的生命作为牺牲置于神圣原点——那最崇高的字(巴孛)——的路途上。凭着其令谕曾使圣灵讲话的他,若不是为了我们灵魂的这个渴望,我们一刻也不会在此城中逗留了。”

挚爱的朋友们!由巴哈欧拉之笔在如此重要的著作中所发出的如此宏亮的颂言、如此大胆之断言,完全都在巴比天启之源所选择的用以表达自己所提出的声明的语言中得到了响应。巴孛在《伽瑜慕勒-阿斯玛》中如此地宣示他的地位:“我是那神秘之庙宇,由全能之手所建起。我是那神圣的灯,被上帝之指点燃于壁龛内并使之以不朽的光辉照耀。我是曾燃烧于西奈快乐之地、而后隐藏于燃烧之丛林中的那神光之火焰。”在同一篇评注中,他在致言于自己时声言道,“我在祢身上只看到那‘伟大的宣告’——由上天众灵所发出的神圣宣告。凭着这个名,我见证,环绕着荣耀之宝座的人们曾经认识祢。”他进一步补充说:“对于我们在过去所派遣下来的每一位先知,我们都已分别订立了关于‘铭记上帝’和 的圣日之圣约。在荣光之境中,透过真理之权能,‘铭记上帝’及他的圣日在环绕于他仁慈宝座的天使们眼前显现。”他又确言道:“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的权能足以通过我们神圣启示的一个字母,在短于眨眼之一瞬间使世界及其内一切不得不承认我们圣道之真理。”

巴孛从玛窟监狱城(prison-fortress of Mah-K)给穆罕默德·沙写了如此的话:“我是那神圣的原点,万物由它而产生…我是上帝之圣容,其光辉永不黯淡

；我是上帝之光，其光芒永不消失…上帝已选定把天堂的所有钥匙放在我的右手，而把地狱的所有钥匙放在我的左手…我乃是上帝神圣原字的支柱之一。凡是承认了我的人便已经了解真确的一切，并已获得善美的一切…上帝用以创造我的物质并非那用以塑造其它人的泥土。他所赋予我的乃是那精通世故者绝无法了解、而那忠诚者也不能发现的。”为了强调潜藏于他的天启里的无限潜能，巴孛以独特的方式确言道：“如果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想要在今天拥有能够阐明《古兰经》中最深奥最使人迷惑的篇章之能力，它的愿望毫无疑问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永恒力量之奥秘正在一切被创造物的内在生命中振荡着。”阿博都·巴哈在评论这段如此惊人的话语时，说了：“倘若如此孤弱的一个生物也可以被赋予如此奇妙的能力，那么透过巴哈欧拉之恩典的慷慨喷涌所显示的权能，会是多么地更为灵验啊！”

对于这些由巴哈欧拉和巴孛所作的权威性断言和庄严的宣示，我们必须补充阿博都·巴哈所作的无可辩驳的证言。作为巴哈欧拉与巴孛之话语的指定诠释者，他不是以寓言的方式，而是以清楚而明确的文字，在他的书简中和他的《圣约》里证实了我们所引用的那些声明的真确性。

在一篇写给一名住在玛辛达兰城（Mazindaran）的巴哈伊的书简中，他在展示一段被认为是他写的并已被曲解了的话语之意义时，对于有关真理之阳在本世纪之升起这个问题，他简单而又明确地说明了始终应

该保持我们对于与巴哈伊天启有关的两位神圣显示者之间关系的正确概念。他解释道：“在说此番话时，我记得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阐明巴孛与巴哈欧拉之神圣启示之特征。巴孛之神圣启示可以比作太阳，其地位相当于黄道十二宫中的第一个宫，即白羊宫，太阳于春分时进入此宫。另一方面，巴哈欧拉之神圣启示的地位则由狮子宫来代表，这是太阳的盛夏及最高地位。由此表示这个神圣天启之光辉灿烂如同真理之阳从最崇高的地位，以其鼎盛的辉煌，以其热能与荣耀普照。”

阿博都·巴哈在另一篇书简中更明确地断言：“那崇高者巴孛乃是真理之晨，他的光辉普照所有的宗教。他也是那至伟之光——阿帕哈圣阳——的前驱。那福佑美尊就是过去的神圣经典所允诺要来的人，是那曾照耀于西奈、其烈火曾在丛林中燃烧的圣光之源的显示者。我们全都是他们门槛前的仆人，一个个地站在他们之门前如同卑微的守门人。”他还更强调地告诫说：“每一个证明和预言、每一种方式的证据，无论是基于推理还是基于经典和传说的内容，都应该被看作是以巴哈欧拉和巴孛为中心的。这些全都可以在他们俩人身上获得完满的实现。”

最后，在他用以存放他的最后心愿与临终嘱咐的《遗嘱与圣约》中，在以下这段特意地提出了巴哈伊信仰的指导原则的文字里，他以巴孛的双重而崇高的地位作为他的证言之印玺：“巴哈之民（但愿我的生命能够献给他们）的信仰之基础乃是：圣尊崇高者（巴孛）乃是上帝之合一性和唯一性的神圣显示者，也是亘

古美尊（巴哈欧拉）的神圣先驱。圣尊阿帕哈美尊（巴哈欧拉）（愿我的生命能够作为牺牲献给他那些意志坚定的朋友们）乃是上帝之最高显示者以及他最神圣本质之黎明。”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其它的所有人都是他的仆人，并且都要遵行他的吩咐。”

关于阿博都·巴哈

挚爱的朋友们！在前面的篇幅里，我冒昧试图解释一些我坚定地相信乃是蕴含于作为巴哈伊天启之源头的他之宣示中的真理。我进一步力图驱除任何一个人在细心注视上帝之荣耀如此超凡的一个显示时所自然在其思想中产生的那些误解。我又竭力地解释作为如此神妙的能源之载体的他所必定被赋予的神性之含意。由如此一个伟大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受上帝之派遣向人类所传达的这个神圣信息，承认了由过去的先知们所始创的每一个天启之神圣根源，并高举了其基本的教义原则，对于这样一个神圣信息，我也已经尽我所能负责加以了说明。这个神圣信仰的始创者批驳了各个教派领袖所坚持的要求承认他们教派之终极性的主张；尽管他的神圣启示浩瀚广阔，他却已否认了自己信仰之终极性。对此我同样地感到有必要加以证明与强调。巴孛，尽管他的天启为期不长，却应该主要地被看作是被赋予了过去每位独立的先知所掌握的完整权威的人，而不是作为巴哈伊信仰的特选先驱。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是另一个基本的教义原则，对此加以阐明，于我们圣道演进的现今阶段会是极为必要的。

我强烈地感觉到，应该在此时力图澄清我们头脑中关于阿博都·巴哈所占有的地位以及他在这个神圣天启中之位置的意义这些问题。我们如此地接近这个巨人，并且被如此富于吸引力的个性之神奇力量所吸引，因此，我们确实难以对于一位不但在巴哈欧拉的天启中，而且在整个宗教历史的领域中完善了一项独特功

能的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性格特征获得一个清晰而准确的理解。虽然只是运动于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范围，并且所拥有的地位在根本上有别于巴哈伊天启的创始者及前驱，他依靠着由巴哈欧拉的圣约为之命定的地位而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神圣信仰的三个中心人物”，而这个神圣的信仰在世界之灵性历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匹敌的。——由于联结着他们，他高耸于这个幼嫩的神圣信仰的命运之上；他是如此的崇高，以致于在他之后没有任何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如他一般奉献于信仰之需要，并且在至少一千年内难以指望能够出现一个如他一般的人。将他的地位等同于或认为大致等于那些继承了他的权威的人们之地位，这便是贬低了他崇高的地位，正如同那倾向于把他的地位拔高至绝对等同于我们信仰之中心人物或前驱之地位这样一种无异于信奉邪说的主张一样严重的不虔诚之言行。因为将阿博都·巴哈与作为一个独立天启之源的他分隔开来的距离如鸿沟一般不可逾越，这距离更不可被视为等同于那更大的分隔于作为圣约之中心的他与继续他之事业的那些臣仆们之间的距离，无论他们佩有何种名衔、具有何种职位、负责何种职责或者他们未来的成就如何。让那些已经认识阿博都·巴哈、并且通过接触他富于磁力的个性而开始对他怀有如此热烈的仰慕之情的人们，根据这段声明的意义，沉思一下那位地位大大地高于他之人之伟大吧。

阿博都·巴哈并非上帝之神圣显示者，并且虽然是他父亲的继承者，他并不占有同等的地位——这种地

位，在整一千年的期限结束前，除了巴孛和巴哈欧拉绝没有别的什么人能够声称拥有。这一点已植根于信仰之创始者及他教义的诠释者所写的具体著作中了。在《亚格达斯经》中所发出的明确警告是：“在整一千年的期限结束之前，无论是谁声称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这个人肯定是个撒谎的骗子。我们祈求上帝，愿他宽仁地助他取消并否认这个声称。如果他能悔改，上帝将无疑地宽恕他。然而，如果他坚持他的错误，上帝将必定遣派一个人来无情地处置他。上帝之惩罚确实是冷酷的！”他补充进一步的强调说：“无论谁曲解这段话的明显意义，便已失去了上帝之圣灵以及他包围一切被创造物的慈恩。”另一段明确的声明是“如果有人出现于整一千年时间结束之前——这里的一千年，按《古兰经》的计法，每年有十二个月；而按《巴杨经》的计法，每年含有十九个月，每月有十九日——并且即使这个人在你们眼前显现上帝的所有征象，要决不犹豫地拒绝他！”

对于此警告的确认，阿博都·巴哈自己的声明也一样明确和具有约束力。他宣示道：“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确信，是我不可隐藏的、明确的信仰之精髓——阿帕哈王国之居民全都共有的确信与信仰：那福佑美尊乃是真理之阳，他的光乃是真理之光…我的地位乃是仆人的地位——这个仆人是完全的、纯正的、真正的、确立的、永久的、明显的、明白地被显示的，而且不可以作任何其它的解释…我是上帝之圣言的诠释者；这就是我的解释。”

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其语气和用词很可以震慑那些破坏他父亲之圣约的人中之最顽固者。这些人长期而固执地竭力诽谤他，说他暗中声称自己的地位等同于（假如不是高于）巴哈欧拉的地位。难道阿博都·巴哈没有以他自己的《遗嘱》夺下了他们的主要武器吗？那篇永恒地录下了已逝去的教长其指示和愿望之声音的最后文件中最意味深长的片段之一如此宣示道：“巴哈之民（但愿我的生命能够献给他们）的信仰之基础乃是：圣尊崇高者（巴孛）乃是上帝之合一性和唯一性的神圣显示者，也是亘古美尊（巴哈欧拉）的神圣先驱。圣尊阿帕哈美尊（巴哈欧拉）（愿我的生命能够作为牺牲献给他那些意志坚定的朋友们）乃是上帝之最高显示者以及他最神圣本质之黎明。其它所有人都是他的仆人，并且都要遵行他的吩咐。”

从这些矛盾于任何要求被承认先知地位之主张的、并且清楚而正式地立下了文字的声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推断说阿博都·巴哈仅仅是福佑美尊的众仆之一，或者认为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被局限于他父亲之教义的指定诠释者之职责的人。我决不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希望灌输这样一个观点。如此地看待他乃是明显地背叛了由巴哈欧拉留传给人类的无价之遗产。由上天至高之笔授予他的地位乃是极为崇高的，超出了由他自己所写的这些声明所作的结论。无论是在巴哈欧拉所有著作里最重要且最神圣的经典《亚格达斯经》中，还是在《亚德经》（即他的《圣约之书》）中，或者是在《圣枝书简》中，巴哈欧拉之笔所记录的用以指代他的

字句——他父亲写给他的多篇书简更有力地强化了这些字句——为阿博都·巴哈赋予了一种力量，并为他佩上了一个光环，这些都绝难以被现在这一代人所充分地评价。

他应该永远地被视为，首要和主要地，是巴哈欧拉那绝世无双的、包含一切的圣约之中心和支点，是他最崇高的杰作，是反映他的光之淨洁明镜，是他的教义之完美典范，是他圣言之不误诠释者，是巴哈伊全部理想之化身，是巴哈伊所有美德之体现，是从亘古之根长出来的至伟圣枝，是上帝律法之圣枝，是“被所有名号所环绕”者，是“人类一家”之主发条，是至大和平之旗帜，是这个最神圣天启的中心行星之月亮——这些含蓄的称呼和名衔都在那个神奇的名字阿博都·巴哈找到它们最真确、最高境界、最公正的表达。比这些称号更高、更超越的，他乃是“上帝之奥秘”——这是巴哈欧拉亲自选择用以为他命名的词汇，无论如何，这个称号不应令我们顺理成章地给他配上先知的地位，同时，它表示出本来难以相溶的人类本质的特征与超凡的知识及完美如何地在阿博都·巴哈这个人身上融合在一起，并且完全达到了和谐。

“当我临在之海洋退潮时，当我神圣启示之圣书结束时，”《亚格达斯经》如此地宣示道：“把你们的脸转向那上帝所旨意的他——从这亘古之圣根长出的圣枝。”并且还说：“当那神妙之圣鸽飞离它赞美之圣堂，去寻觅它远方的目标——它的隐蔽居所时，你们若对圣典有任何不理解之处，你们就去请教他——从

这伟大之树干长出的圣枝吧。”

在《亚德经》中，巴哈欧拉进一步庄严而明确地宣示道：“阿格善（巴哈欧拉的一位亲戚——译者注）和阿弗南（巴孛的一位亲戚——译者注）以及我的亲属们全都必须把他们的脸转向至伟圣枝。沉思一下我们启示于《至圣之书》上的话语吧：‘当我临在之海退潮时，当我神圣启示之圣书结束时，把你们的脸转向那上帝所旨意的他——从这亘古之圣根长出的圣枝。’这句神圣的诗节之目标不是别人，正是至伟圣枝（阿博都·巴哈）。如此，我们仁慈地向你们启示我们权威的遗嘱。诚然，我乃是那宽仁者，全权者”。

在《圣枝书简》中记录了如下的诗篇：“从沙勒都曼陀哈（不可超越之树——译者注）已长出了这个神圣而荣耀的生命——这神圣之枝；凡是寻获他的庇护并居于他的绿荫下的人有福了。诚然，上帝律法之圣枝已从这由上帝牢固地培植于他旨意之土壤里的圣根茁长出来，这圣枝是如此之挺拔，它包容了整个被创造界。因此赞美归于他，为了这卓越的、赐福的、伟大的、崇高的杰作！作为我们恩典之表征，从这最伟大之书简已发出了一道命谕——此命谕被上帝以自己的佩饰装点，并使它的统权驾驭地球以及其中的一切，使它成为他的伟大与权能在地球的人民中之象征。…人们啊，为了他的出现而感激上帝吧！因为，的确，他是给予你们的最浩大的惠泽，是降予你们的最完美的恩典；经由他，每具腐朽的骸骨都被复活了。凡是转向了他的人便已转向了上帝，凡是背弃了他的人便已背弃

了我的圣美，否认了我的证据，并且违背了我。他是上帝置于你们当中的信托，是他交给你们的责任，是他给予你们的显示，并且是他临在于他所恩宠的仆人们…我们已经以人之庙宇的形式将他派遣下来。上帝乃是受赞美与崇拜的，通过他不可违背的、一贯正确的命谕，他创造了他所愿创造的一切。凡是失去圣枝之荫庇者，将迷途于错误之荒野，并且被俗世欲望之烈火所吞噬，而成为那些必定灭亡者。”

“祢，我所最珍爱的人啊！”巴哈欧拉亲笔给阿博都·巴哈写下了如此的话语：“我之荣耀、我的仁爱之海洋、我的恩典之太阳、我的仁慈之天堂都以祢为基础。我们祈求上帝通过祢的知识与智能照亮世界，并为祢注定将喜悦祢的心和安慰祢的眼之一切。”他在另一篇书简里写道：“上帝之荣耀落在祢的身上，并落在所有服务祢和环绕祢的人身上。凡是宣誓忠诚于祢的人有福了；凡是与祢为敌者将被地狱之火所折磨。”他又在另一篇书简中确言：“我们已经使祢成为全人类之避难所，成为保护天上与地上所有人的盾牌，成为一切信仰上帝的人们之门槛——上帝乃是无可比拟的，全知的！上帝应许通过祢他便能保护他们、充实他们并鼓舞他们，而且他将赋予祢灵感，那将成为一切被创造物的财富之涌泉，成为给予全人类的恩典之海洋，成为赐予全体人民的仁慈之黎明。”

巴哈欧拉在一篇特别为阿博都·巴哈而启示的祈祷文中祈求道：“我的上帝啊！祢知道我除了为他希求祢所希望的，别无所求，而且，我拣选他不为别的，只

是为了祢所打算于他的目的。因此，通过祢在地上和天上的各路天使部队，致使他胜利吧…凭着我爱祢之热情以及我显现祢的圣道之渴望，我恳求祢，为他以及那些爱他的人们注定祢已经为祢的神圣信使以及祢的神圣启示之信托者们所命定的一切。诚然，祢是全能者，全权者。”

在一篇由巴哈欧拉口授，而由他的秘书笔录的，致阿博都·巴哈（他当时正前往贝鲁特访问）的信中，我们读到如下的话语：“赞美归于那所有名号环绕着的他，他的光临使‘巴之地’（贝鲁特）获得了荣誉。地球上的所有原子已经向一切被造物宣告：从那神圣的监狱城之大门后出现了在它的地平线上照耀着的伟大的、上帝的至伟圣枝的圣美之阳——他那恒古而不变的奥秘——正在赶赴另一个地方。监狱城被伤感所笼罩，然而，另一个地方却欢欣愉悦…祝福，双倍地祝福那由他的脚所踏过的泥土、那被他面容之美所欣悦的眼睛、那由于聆听他的召唤而荣幸的耳朵、那已尝到他的爱之甜蜜的心、那因为铭记他而宽广了胸怀、那录下了他赞美之声的笔、那记载了对他著作之证词的书卷。”

阿博都·巴哈在确认由巴哈欧拉所赋予他的权威时作了如下的声明：“根据《亚格达斯经》明确的原文，巴哈欧拉已经令圣约之中心作为 圣言之诠释者——这个圣约是如此的坚固和有力，自从太古之初到今天为止没有别的宗教天启曾经产生类似者。”

无论阿博都·巴哈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无论在这

些圣书和书简中巴哈欧拉用以颂扬他儿子的赞辞是多么的丰富，如此独特的荣誉决不可以解释为是对领受者赋予一个相同于或相等于他父亲（神圣显示者本身）之地位。对所引用的任何一段话作如此之解释，便是立刻地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使之予盾于我曾引述过的同样清楚而确实的论断与警言。确实，正如我已经陈述过的，那些过分评价阿博都·巴哈的地位的人，正如同那些低估了 的地位的人一样应受谴责，并且，他们造成同样多的损害。理由无它，正是因为坚持对巴哈欧拉的著作进行无根据的推断，他们无意中给了敌人理由，并持续不断地给敌人提供了证据来证实其错误的谴责和误导性的声明。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声明，无论是在《亚格达斯经》中，还是在巴哈欧拉的《圣约之书》中，更无论是在《圣枝书简》中，还是在其它书简中，无论是由巴哈欧拉还是由阿博都·巴哈所启示的，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支持那种倾向于主张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乃“神秘合一”的观点，也从来没有确立过后者与他父亲或与任何先前的神圣显示者的同等地位。这一个错误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归咎于对《圣枝书简》中某些字眼及段落的过分解释，以及由于翻译成英语时，使用了一些或者不存在的、或者误导性的、或者在涵义上含糊不清的字眼。毫无疑问，这主要地是基于对巴哈欧拉的一篇书简的头一段全然不合理的推断，而这一段落的摘要在《巴哈伊圣典》再版时，被接续到了《圣枝书简》的后面，然而这一段并非《圣枝书简》

的一部分。应该让每一个阅读这些摘要的人清楚地知道：“亘古之舌”这个词除了用来指上帝，别无所指，并且，“至伟圣名”这个词很明显指的是巴哈欧拉，而且“圣约”所指的并非由巴哈欧拉直接写作的、以阿博都·巴哈为中心的那篇《圣约》，而是正如巴哈伊教义所反复教导的，是指当上帝开创一个新的天启时，上帝本身永恒地与人类建立的总体圣约。在这些摘文中所说的，那“给予”“喜讯”之“舌”就是上帝之声音，指的是巴哈欧拉，而不是用以指阿博都·巴哈的巴哈欧拉(之声音)。

此外，坚持认为“他就是我本身”这句话确立了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等同性，认为它并非表示上帝与他的神圣显示者之间奥妙的合一性，这种言行违背了我们经常重复的“上帝的神圣显示者之合一性”这一教义原则——这些摘要的作者正是寻求以寓意的方式来强调这个教义原则。

那种言行还等同于复辟了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个世纪悄然混进了基督耶稣之教义里的那些荒谬和迷信的信仰，这些东西通过结晶成为广为接受的教条，已削弱了基督之信仰的效力，并模糊了它的目的。

这里是阿博都·巴哈自己所写的关于《圣枝书简》的评述：“我确认，这些诗节这些字句的真确含意、真正意义以及内在奥秘乃是我自己在阿帕哈美尊神圣门槛前之劳役，是我在他尊前的完全自卑和绝对虚无。这是我璀璨的王冠，是我最珍贵的佩饰。为此我自豪于地上与天上的王国；于此我荣耀于受宠爱之伙伴中！”在

紧接着的一段里，他警告我们说：“绝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些诗节作另外的解释。”对于这个同样的问题，他确认真道：“根据《亚格达斯经》和《亚德经》明确的文字，我乃是上帝圣言之明白诠释者…谁若是违背我的解释，将受害于他自己的幻想。”

此外，由信奉“我们信仰之创始人作为他的圣约之中心的人的合一性”所必然获得的论断，乃是要把阿博都·巴哈置于一个高于巴孛的地位，然而，本神圣启示之基本教义原则却与此论恰恰相反，尽管这一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识。这种论调也给了那些违背圣约的人指责的借口，他们在阿博都·巴哈执行使命的整个时期都在力图以这些指责来毒害巴哈欧拉之忠诚追随者的思想，并误导他们的理解力。

与其坚持这种虚构的关于阿博都·巴哈的等同性主张，我们还不如认为我们信仰之前驱与创始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的看法会更正确，并且调和于巴哈欧拉与巴孛所确立的教义原则。关于这一真理，《苏拉图-黑卡尔》的原文绝无谬误地确言道：“假如那原点（巴孛）如你们所声称的，不是我本人，而且假如来到我的尊前，真确地，他将永远不愿离开我，反而，我们会在我的日子中拥有共同的喜乐。”巴哈欧拉再次断言道：“现在，宣告上帝之圣言者不是别人，正是再次显现的原点。”他在一篇书简中提及他自己时，如此地对生命之字母之一说：“他与那出现在六零年（回历1260年）的人是同一人。这诚然是他伟大的征象之一”他在《苏里·依·丹姆》（Suriy-i-Damm）中呼吁道

：“谁将奋起保卫以他之后的神圣显示者之面容显现的原点之胜利呢？”在提及由巴孛宣示的神圣启示时，他反过来把它叙述为“我自己先前的神圣显示。”

阿博都·巴哈并非上帝的神圣显示者；他直接从巴哈伊神圣启示之源头获取他的光、他的灵感和他的养分；他正如反映巴哈欧拉荣耀之光芒的一面洁淨而完美的明镜，本身不固有那种难以定义但又普及一切的实质——这种实质之专有乃是先知地位的标志；他的言词虽然与巴哈欧拉之话语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但其资格是不相等的；他不应该被宣称为耶稣基督之再临（将“以父之荣耀”来临的子）——所有这些真理都从以下这段由阿博都·巴哈写给一些在美国的信仰者的信中获得更多的证明，并且进一步地增强了力量，我以他的这段声明来完满地结束这一章节：“你们来信说，关于‘耶稣之再临’这个问题在信仰者中存在着分歧。宽仁的上帝啊！这个问题被反反复复地提出来，而它的答案已经以清晰和无可辩驳的声明从阿博都·巴哈的笔端放射出来：在预言中，那‘万军之主’及那‘应诺再来的耶稣’所指的乃是那福佑的完美者（巴哈欧拉）以及圣尊崇高者（巴孛）。我的名字是阿博都·巴哈，我的赞词是阿博都·巴哈，为福佑完美者当奴仆是我荣耀和辉煌的王冠，为全人类服劳役是我永久的宗教…除了阿博都·巴哈，我没有名字、没有头衔、没有记载、没有赞词，并且将永远不会有。这是我的渴望。这是我最大的渴求。这是我永恒的生命。这是我永久的荣耀。”